

思想雜談

· 第十輯 ·

馬 鐵 丁 著

武漢通俗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總經售

思想雜誌

· 第十輯 ·

思想雜談

• 第十輯 •

作 者 馬 鐵 丁

出版者 武 漢 通 俗 出 版 社

漢口交通路生成北里十三號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中 南 總 分 店

漢口黃興路二五號

承印者 江漢印製廠股份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二年七月初版 (1-121000)

編號273.42K

定價2,000元

目次

建立堅強的革命事業心	(一)
退縮是沒有理由的	(三)
專家和外行	(五)
附：革命的樂觀主義	(六)
名	(一七)
家庭、小孩、女同志	(一八)
荆江分洪	(二〇)
細菌和說謊	(三一)
生活中的積極因素	(三三)
「取經」	(三五)
研究思想問題	(三七)

再論研究思想問題·····	(三)
我們的驕傲·····	(三)
青年朋友們，到國防建設崗位上去·····	(六)
思想發動·····	(四)
查清情況·····	(四)
說說串連·····	(四)
學會劃階級·····	(五)
談談沒收徵收和分配果實·····	(五)
認真領導春耕生產·····	(五)
總結土地改革和覆查，開展愛國增產運動·····	(五)
打消各種顧慮，按照十大政策努力發展生產·····	(六)
關心雇貧農，幫助雇貧農發展生產·····	(六)
後記·····	(七)

建立堅強的革命事業心

我們常說：『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所說全心全意，也就是無條件，一不是三心兩意，二不是有條件服務。

全心全意不是一個空洞的、抽象的東西，它是具體的，體現在每個人不同的工作崗位上。這就是說：組織上分配你在那個崗位，你就盡一切可能、最大努力把那個工作做好。不是勉強的、單純的組織服從，而是心安理得的思想上服從。要像電影『維波爾格區的故事』裏的馬克辛那樣：要他去打仗就去打仗，要他管理銀行就管理銀行。他是一個好指揮員，也是一個好行長。

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思想和革命事業心是完全一致的。全心全意具體體現在革命事業心上。

但是，你來信說：當工作順利的時候，事業心是穩固的，反之就動搖；自認爲某項工作是有前途的，事業心就穩固，反之就動搖；自認爲某些工作符合於自己興趣的，事業心

就穩固，反之就動搖；自認爲同志間的關係是良好的，事業心就穩固，反之就動搖。

這就不是全心全意，不是無條件。而是三心兩意、有條件。條件爲：「工作順利」、「有前途」、「符合於自己的興趣」、「同志關係好」。

要知道，這些條件，不能經常全部存在，更不是等待、埋怨、逃避可得，祇有自己去創造。

如果革命工作都是一帆風順的，毫無阻礙和困難的，那末，何用革命？革命的本身，就是一個最大的困難，翻天覆地的事業，難道還能輕而易舉嗎？遇困難而退縮，表現動搖，不是陣地上的逃兵，還能是什麼？

至於前途，祇要整個革命事業是有前途的，那末，革命事業的任何組成部份都是有前途的。個人的前途祇有在革命事業的前途中去尋找，沒有別的道路，也不可能有的道路。

工作的興趣，那是可以培養的。興趣是什麼？不是別的，乃是對自己工作的熱愛。熱愛自己的工作，不正是成爲一個革命工作者起碼的條件嗎？

同志間的良友關係，也是可以創造的，如果你所指的同志關係良好，是小資產階級的

感情用事，氣味相投，那末，算了吧，還是不相投爲妙。還是用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革命的階級友愛來代替它吧！

退縮是沒有理由的

從『三反』、『五反』的大量材料中暴露：我們有許多原來清白純潔的幹部，經不起資產階級『糖衣砲彈』的襲擊，其中大部份經過坦白反省、悔過自新，尚可留在革命隊伍戴罪立功，小部份由於罪惡太重，不能不暫時地、甚至永遠地離開革命的行列。

這個活生生的教材，給我們上了一課。

據說：也有若干副作用，有的『立志』再也不做經濟工作了，特別不願接近商人。

我們家鄉有個比喻：給蛇咬了一口，看見繩子也怕，就是上述這批人的寫照。

不錯，做經濟工作，特別是接近商人，奸商就可能向你發射『糖衣砲彈』，但是，立場堅定，始終保持革命的節操，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應該的，這個可能，一定要它變成現實。

革命工作者既然生在社會裏，也就接觸各色人等，這裏，或者是以自己先進的思想水平、正派的作風去影響別人、領導別人，或者是模糊與喪失自己的立場，爲資產階級或其他階級所領導。而工人階級是國家的領導者，他是應該去影響別人，領導別人的。

要領導，首先要瞭解，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接近它，又怎麼能理解它的思想感情？又怎麼能知道它究竟玩些什麼花槍？工作要求你接近商人，你接近了，那不是錯誤，正是國家利益的要求。

『三反』、『五反』並不是要我們退縮，相反，是要我們更好的前進。因爲，它替我們創造了前進的條件：經過『三反』、『五反』，我們自己的思想水平提高，劃清了和資產階級的思想界限，此其一；對資產階級的底細，我們有了進一步的瞭解，此其二；我們的隊伍，更加純潔，此其三。

這就保證我們能夠擊退資產階級的進攻，能夠確保自己的領導權，替我們大踏步地前進鋪平了道路。退縮是沒有理由的。

專家和外行

常有的說法：某項工作『我是外行』。

對於自己不熟悉的新的業務，一天兩天，說『我是外行』，無可非難，一月兩月，說『我是外行』，情有可原。一年兩年三年，還說『我是外行』，那就不對了。

人民、國家等候了三年，算是有耐心的，要是讓你進專科學校，也該可以畢業了。如果依然把『我是外行』來自我陶醉，彷彿不是恥辱，倒是光榮，甚至把『我是外行』作為推卸一切應負責任的藉口，那末，不禁使人要問：『究竟什麼時候才能內行？莫非是要等進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後？』但是，假定所有的革命者對他本身的業務永遠是個外行，那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遠景，也將永遠是個遠景。要遠景變為現實，並盡量縮短走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路，基本條件之一，就是每個革命工作者在他所在的崗位上，成為精通業務的專家。

外行和專家之間，本無萬里長城之隔，天生的專家，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外行是可以

用堅苦的學習和努力變爲專家的。『可以由無知轉化爲有知，由知之不多轉化爲知之甚多的』。

不錯，由外行變爲專家，並非輕而易舉，要下決心學習，那怕頭髮白了幾根，也在所不惜。

我們反對『生而知之』，却提倡『學而知之』。

革命的樂觀主義

(一)

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預計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特別對『快要』兩個字做了下列解釋：『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毛主席這篇文章是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三日發表的，毛主席的科學預言，完全正確。就在這一年，「全國紅軍已發展到約六萬人，江西中央區的紅軍已有三萬幾千人，在一九三〇年和稍後的時期，革命根據地的範圍已發展到福建、安徽、河南、陝西、甘肅等省和廣東的海南島」。（「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

從這一段話，很容易聯想到毛主席「新民主主義論」的結束語：

「新中國站在每個人民面前，我們應該迎接它。」

新中國航船的桅頂已經冒出地平線了，我們應該拍掌歡迎它。

舉起你的雙手吧，新中國是我們的。」

也很容易聯想到「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那樣豪放、健康、美麗的詩句。

你要懂得什麼是革命的樂觀主義者嗎？那末，毛主席就是最光輝、最傑出、最完整的革命樂觀主義者的典型。

在革命勝利發展的時候，大家都很樂觀，自然是比較容易的。但是，毛主席講這些話，一般都在革命遭受挫折，或嚴重困難的關頭。毛主席發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正當敵人力量還很強大，革命力量還很弱小，而革命隊伍裏一部份同志，看不清自己的力量，看不到紅軍戰爭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前途，懷疑「紅旗到底打得多久」。毛主席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正當抗戰中「妥協空氣，反共聲浪，忽又甚囂塵上，又把全國人民打入悶葫蘆裏了。特別是文化人與青年學生，感覺銳敏，首當其衝。於是怎麼辦，中國向何處去，又成爲問題了」。『新民主主義論』其時是一九四〇年一月，國民黨反動派由消極抗戰到準備投降，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而日本帝國主義則開始把主要的壓力放在敵後戰場，回頭來攻擊在他們後方的八路軍、新四軍以及其他人民武裝。

在任何艱苦困難，危急險惡的情況下，毛主席始終如一地堅信未來，堅信自己的理想，堅信人民的力量，堅信革命一定勝利。

讓我們回憶一下一九二七年秋，紅軍『三灣改編』的情形吧：

『到了三灣的第二天，師長集合部隊講話：「……現在人員減少了，部隊要縮編，從一個師改編爲一團；一個團還不足，改編爲兩個營。……」聽不下去了，只看到全場的人，大家都瞪着眼睛，癡呆似的望着他，非常難過。忽然由新任團長介紹毛澤東同志出來講話。從人叢中走出一個又高又大的人來，頭上蓄着長久未剪的頭髮，身上穿着一件老百姓

姓的爛棉襖，腿上却打上一雙綁腿，腳上套着一雙草鞋，他以和藹的態度，含笑的臉色，走到部隊前面，登時大家笑容可掬地鼓起掌來。「……同志們，敵人只是在我們後面放冷槍，這有什麼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敵人他有兩隻腳，我們也有兩隻腳。……賀龍同志兩把菜刀起家，現在當軍長，帶了一軍人，我們現在不只兩把菜刀，我們有兩營人，還怕幹不起來嗎？……你們都是起義出來的，一個可以當敵人十個，十個可以當他一百。我們現在有這樣幾百人的隊伍，還怕什麼！……沒有挫折和失敗，就不會有成功！……」大家不住的點頭微笑，顯示着特別興奮的樣子。」（譚政：『三灣改編』）

毛主席就是勝利，一提毛主席的名字，就會信心提高，勇氣倍增，決不是偶然的。

（二）

毛主席的革命樂觀主義，固然根本區別於悲觀主義，但與盲目樂觀主義也有本質的不同。毛主席的樂觀主義是建築在對客觀形勢的科學分析，科學預見上的。毛主席的革命樂觀主義首先在於：充分信任羣衆的智慧和創造，羣衆的巨大的革命力量。毛主席說：『羣衆是一定歸向我們的』，『什麼黨派都是不能和共產黨爭羣衆的』。（『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毛主席說：決定革命的成敗，「人心的向背，則是經常起作用的因素」（「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毛主席說：「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羣衆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論聯合政府」）

毛主席比任何人都更懂得這樣的道理：「如果黨善於像列寧所說那樣：「與最廣大勞動羣衆——首先是與無產者勞動羣衆，但同樣也與非無產者勞動羣衆——聯繫、接近，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與他們溶成一片」，那它就會是不可戰勝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結束語）因此，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革命組織，具有卓越無盡的力量。

毛主席在任何條件下，總是盡一切可能保持、加深和擴大與羣衆的聯繫。毛主席手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使我們的軍隊，真正成爲人民的軍隊。毛主席又把聯繫羣衆規定爲共產黨的主要作風之一。毛主席說：羣衆是「真正的銅牆鐵壁」（「關心羣衆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真正的英雄」（「農村調查」序言二）。他自己謙遜地指出：「和全黨同志們共同一起向羣衆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願。」（同前）毛主席經常所說的人民羣衆，主要地乃是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千千萬萬農民。一九三

六年七月，毛主席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中有這麼一段：「他認為一旦日本侵華戰爭爆發，除了調動有訓練的軍隊進行運動戰之外，還要在農民中從政治上、軍事上組織多數的游擊隊。須知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僅僅是表示了全國農民所能動員抗戰的潛伏力量的一小部份。中國農民有很大的潛伏力，只要組織與指揮得當，能使日本人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時，使之疲於奔命。」（『論持久戰』）

毛主席這個估計，無論在抗日戰爭期間，以及以後的人民解放戰爭期間，都一再證明了它是科學的真理。中國農民階級潛伏力量的巨大，那是非常驚人的。

中國的農民，不僅數量大，而且在過去被壓迫、被剝削深而重，有強烈的革命的要求。加上先進的階級——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們是能夠『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在革命開始的階段，人民的力量，比起反革命的力量，總是暫時佔着劣勢，暫時是弱小的。但，毛主席根據歷史唯物論發展的觀點，清醒地認識到：雖然暫時是弱小的，而出於人民的力量，是在進步中、發展中的。生命力很強，前途是無限的。他看清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悲觀論是沒有理由，沒有根據的。

毛主席的革命樂觀主義，還在於他看透了敵人的致命的弱點，並選擇這個弱點，給以致命的打擊。

由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是反對人民，與人民爲敵的，因此，它們是被人民羣衆所孤立的，因而，也是脆弱的。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他們自己之間，由於利害並不完全一致，是互相矛盾的。這樣，自相抵消，又削弱了他們的反動統治力量。正像魯迅先生所說，他們是一羣攔豬，身上都長了很長的刺，爲了禦寒（也就是爲了反對人民），他們勉強地湊在一起，但是，彼此之間，仍然保持着相當距離，並且，一有可能，則又互相打起來。他們彼此間的無法調和的矛盾，正是革命力量所以能夠生存、發展的條件和根據之一。毛主席則充分利用這個矛盾，有意識地擴大這個矛盾，在這些矛盾中間，發展革命力量，建設革命的根據地、革命的武裝、革命的政權，使之『樹立全國革命羣衆的信仰，如蘇聯之於全世界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主席把中國革命的實踐，作了科學的分析，告訴我們：

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互相爭奪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因此必然產生中國反動